

西南風雲錄

戲說劉文輝

● 巴山（大陸作家）

（一）（本文插圖刊第四頁）

世代務農小富人家

三十年代的西南風雲人物、四川省主席、川康邊防總指揮兼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他的祖先是安徽省徽州人，明朝末年入川做官，移居四川名山縣。劉文輝的祖父劉應良，也是在名山長大的；因為同大邑縣安仁鎮一家姓胡的獨生女結婚，繼承了胡家田產，才移居到安仁鎮。劉文輝的父親劉公贊，起初只是一個擁地三千餘畝的小富人家，後來成為晚清貢生。大邑縣處於成都平原西部的邊緣地帶，距成都六十餘公里，安仁鎮又距縣城十五公里。這裏是平疇沃野，附近有鬱鬱蔥蔥林木、丘陵，遠處是白雪皚皚的西嶺雪山，重巒疊嶂，由北向南而去，這就是從聳立在平原西部邊緣上的邛崃山脈。從安仁鎮向東看，則是一望無垠的成都平原，溝渠縱橫，田連阡陌，在綠樹翠竹掩映中，散布着許多村莊。在居民房舍中間，有一土牆圍繞的宅院十分顯目：院內兩株高大的銀杏聳立，十分吸引人注目，住在院內的人口衆多；行人從牆外走過，總會聽到陣陣的歡聲笑語。宅院主人名為劉公贊，世代務農。一八九

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中午，安仁鎮的居民都忙着辦年貨，而劉文輝卻在此時出生了。據一九三〇年大邑縣誌記載：「……

太翁名公贊，字化堂，大邑縣劉氏，其先皖人也。曾祖智，妣李氏。祖仕識，妣陳氏。父宗賢，妣陳氏。妻高氏。」劉公贊和高氏婚後，感情尚好，相敬如賓。高氏生有五男一女，衆稱「五子登科」；其排行為文淵、文遠、文昭、文成、文彩。縣誌記載：太翁生而穎異，獨嗜文學，……年十二，塾師以君子平其政試也，太翁對句云：「宇宙競爭之勻，率扶不正之氣以俱來。」師異之，謂其見理獨真。劉公贊頗有遠見，不單務農，還重視工業和手工業；又辦有酒廠，由四兒文成經營。三兒右腿有傷，下田不便，就讓他學裁縫、搞縫紉。大兒文淵（升庭）長於文史，應試，名列監生，鄉裏人稱他為舉人。二兒文遠，學無所成，沒「功名」，鄉人以其為舉人之二弟，戲稱「二舉人」。

取名文輝名實相符

劉文輝出生不久，即將過「舊曆年」；在除

舊迎新的時刻，劉文輝的父親，花錢買了幾張紅紙，在自己大門上寫上這樣的春聯：

世事如棋，讓一着不為虧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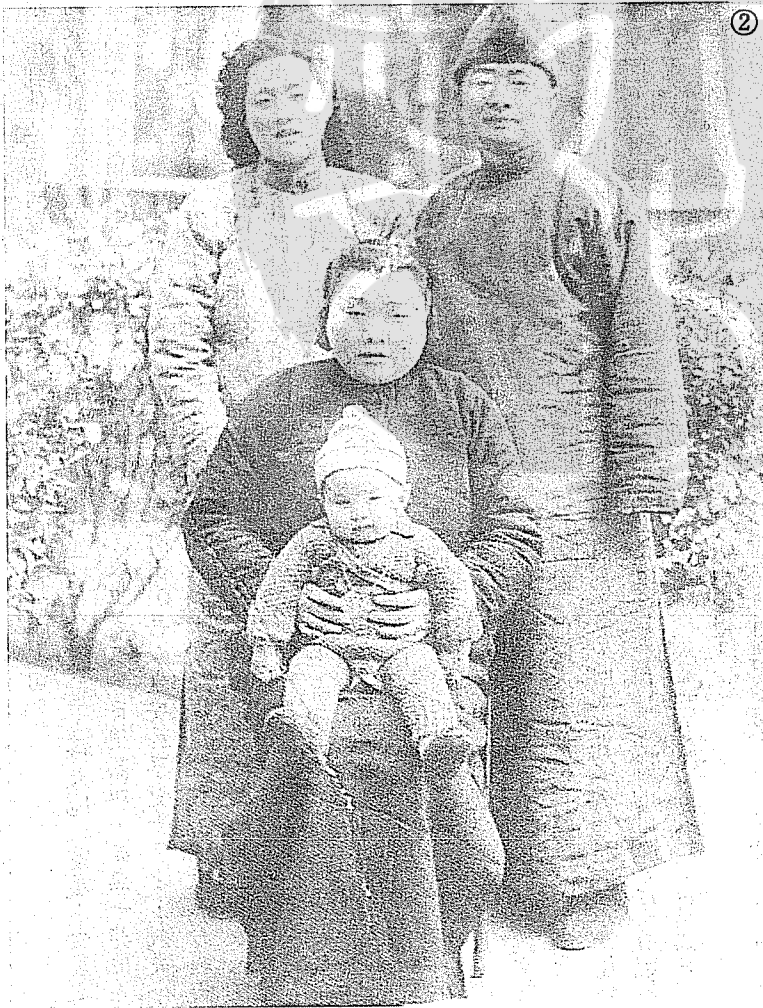
心田似海，納百川方見容人。

橫額是：「春原萬里」。正月初一、初二、劉公贊的晚輩們及鄰里鄉人都到劉家道賀，都稱贊劉公贊的公兒長得白胖、清秀，逗人喜愛，今後定成大器。正月初七是人日，劉公贊忽然想起應該給公兒取個名字。聯繫到前面五個兒子都作了安排，一士、一農、二工、一商，這樣一來，士農工商，樣樣齊全了；那麼，這個公兒子今後幹什麼好呢？學武藝，中武舉，承老祖宗的事業？想來想去，他腦子裏映出一個軍字，那就叫文軍好了；反復吟唱，覺音太昂揚，不夠含蓄，舉目望去，遠遠河岸上一縷縷裊裊輕煙，好像從中吐出了火舌；他靈機一動，把光和軍連在一起，那不是輝字嗎？加上「排行」的文字，就定名為文輝，併感到滿意；但鄉裏人還是常稱呼劉文輝為「六娃」。一八九六年的十二月十五日，是劉文輝周歲生日，劉公贊家裡熱鬧非凡；親戚朋友、大人小孩來了幾十個，慶賀這位剛滿周歲的小



① 劉文輝（左）與第三夫人楊蘊光（右）。

② 劉文輝的第二夫人李助乾（中）與女婿伍培英（右）女兒劉元愷（左）合影。



孩。大家在酒酣、飯飽之後，劉公贊二兒媳娘家媽媽陳氏，對文輝兒做了一個有趣的測試：讓文輝兒坐在床上，在他四週身旁放了算盤、木杓、針線籠、木鋤頭、書本、小木槍等物件，在大家的引導下，叫他去拿東西，以試驗這小孩的興趣是什麼？結果文輝抓到的竟是小木槍，併在頭上幌來幌去；親朋好友一齊贊道：今後這個娃娃長大了必然會打仗。事情確有那麼偶然，從取名為文輝，到小時喜愛木槍以及他後來所走過的路，可謂是「名實相符」。

私塾啟蒙師承孔孟

安仁鎮東邊有一古剎，剎名「光泉寺」；這裏有一小學，也就叫光泉寺小學。劉文輝五歲那年，私塾先生李博義（出身於書香門第，飽學通才，與劉公贊是好友）說：這個娃兒這樣聰明，為啥不叫他上學讀書呢？於是劉公贊聽了李博義之勸，備上禮品，把劉文輝帶去上學。李老師首先叫劉文輝在「大成至聖師孔子」神位前燃燭焚香，致祭叩頭，行了拜師禮。

李老師先叫劉文輝讀「三字經」和「百家姓」，不到三個月，劉文輝已把「三字經」從頭到尾，背誦得爛熟；後來開始讀「四書」，「詩經」，「禮記」等，其記憶力特別好，勝過同齡兒童。

由陸小到陸軍一中

一九〇八年，劉文輝已十三歲了。聽說成都辦起了陸軍小學，劉文輝本來就愛玩木槍，因此

就要求到成都讀陸軍小學，學了軍事好打仗；這要求，得到他父親的同意。就叫大兒子劉文淵送他到成都應試；結果被錄取。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四日，劉文輝向父親寫了一封家書，信上是這樣寫的：

父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兒由長兄伴來成都趕考，多蒙平時長兄嚴教，勵兒朗誦默記；此次應試，能被錄取，實屬幸運。爾後，兒一定專心習武，以報答雙親對兒之期望。至於學校，一俟正式開學行課，將再奉書稟告。

崑此敬頌

福安

兒文輝謹上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四日

第二天，成都東城昭忠祠，四川陸軍小學第三期開學之日，大門兩傍金黃色的龍旗迎風飄揚，上兩班的老同學如一期的呂操、鄧錫侯、田頌堯、向傳義、劉邦俊、王維綱；二期的夏守勛、張為炯、黃隱、孫震等二百餘人，個個昂首闊步入場，看上去多麼威風；劉文輝不由挺了挺腰，等候入場命令。開學典禮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進行。講演人為總辦沈秉堃、會辦陳宦；他們講話完了之後，宣佈了三年的學習內容。

在陸軍小學三年裏，劉文輝學到了不少知識，開始有了國家民族觀念，知道自己的祖國深受帝國主義的武力相逼。

三年裏，寒暑假他總是要回安仁鎮度過。他非常想家、想念父母。三年中，他不知給父母寫

過多少信；越寫越好，寫得合乎身分、合乎情理，其中有這麼幾句：

「……人生於世，得天地之靈氣；食農之所出，吾人豈安於享受乎？……觀夫今日之世界，列強虎視眈眈，似欲瓜分我大清為已有；我大清也，豈願為亡國奴，任人欺凌哉？」

一九一一年，風雲變幻；劉文輝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了。隨即被送到西安陸軍中學學習。由於辛亥革命的影響，全國革命形勢方興未艾。此時，劉文輝已是十七歲的小伙子了，他擁護辛亥革命的號召。到了十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了學校，有幾位同學約劉文輝回川避難；他同大家翻秦嶺、越棧道、過劍門，回到成都平原。回來後知道擔任過陸軍小學總辦的尹昌衡殺了趙爾豐，成都的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只好回安仁鎮；那知鄉下的安仁鎮也是謠言四起，人心惶惶。

劉文輝回到安仁鎮，一天到晚悶悶不樂。母親知道他的心事，告訴他道：「文輝呀，這個世道是一個各顧身手的世道；你既然長大成人，又是學武的，就應該去闖這一關，不能聽到一點風聲就退避三舍。你若能帶一營之兵，反倒能保身保家」。母親的希望和鼓勵，感動了劉文輝。他想，這是多麼好的媽媽啊！一九一二年正月月初六，劉文輝牢記母親的話，由成都北門北出劍門，過西安、太原、直上北京，從永定門走向前門，從前門走向天安門；不知走了多少路才找到了

①



①發動四川「統一之戰」失敗後，歸附劉文輝的楊森。
②劉文輝（左坐者）與家人合影。

②



北京陸軍第一中學，他有介紹信，又有西安陸軍中學的錄取通知書，得以編入新班學習。

髮妻古板繼室嬌美

一九二三年新春，劉文輝孤獨地呆在宿舍裏，向父母親寫信：

父母親大人鈞鑒：敬稟者，今夕何夕，新歲之除夕也。遙望天雲，能不馳慕！……

蒙雙親憐愛，為聘高氏女；然校規甚嚴，在校不予婚假，故婚期以延緩為宜。

新年臨近，春回大地，至望全家老少，均各安泰，專此恭請

福安！代候 外公閣府安吉

兒文輝謹上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

一九一四年夏天，劉文輝從陸軍中學校畢業了。因父母為他定了婚期；女方為安仁鎮附近唐場的一位姓高的女子。這時劉文輝已經十九歲了，父母叫他結婚，也只好回家，而且是父母之命，只能同意。由於劉家比較富足又有聲望，結婚這天，鄉裏親朋好友都來祝賀，整整熱鬧了三天，每天都開幾十桌酒席。

劉文輝已是陸軍中學生。大門上貼著紅艷艷的對聯：「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劉文輝與高氏就這樣結成了良緣。劉文輝對高印象並不大好，因為她是鄉下女子，沒有讀過書，還是一雙小腳，腦後又梳貼著一個髮髻，看起來覺得别扭。但對於一對男女青年來說，異性的吸引，「

喜愛聰明伶俐的小元愷。」

而立之年三個太太

當李氏向劉文輝說明情況，因害過一場病後，已不能再有生育；劉文輝順手從口袋裏掏出一封揉皺了的信給李助乾，向李氏講，這封信是哥哥寫來的，他寫道：「文輝胞弟英鑒：我弟軍務在身，不克旋里，遠馳慕念，與時俱增。目前，唐場楊某又復派人來說媒，願將其女楊蘊光下嫁我弟。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弟結婚七載，助乾弟妹僅此一女，四年於茲，不復懷孕，恐系痼疾所致。今楊某作伐，誠良緣也：……」。李氏看完信後，心裏有些內疚；劉文輝對李氏說：「這封信我正躊躇不知如何回答，今天見你對我的後嗣這麼關心，使我感動，才拿信給你看看。看怎麼辦，回絕了吧？」李氏搖頭說，這不應回絕。後來，劉文輝說：「就算家中多了一個成員，也不會沖淡我們倆的感情。」

盼望已久的劉升庭，終於收到了劉文輝的回信；立即把媒人請來，叫她通知唐場楊家，先把新人送來安仁鎮，再由劉家送到宜賓與劉文輝成婚。一九二五年，正是劉文輝三十歲之際，三太太楊蘊光為他懷有貴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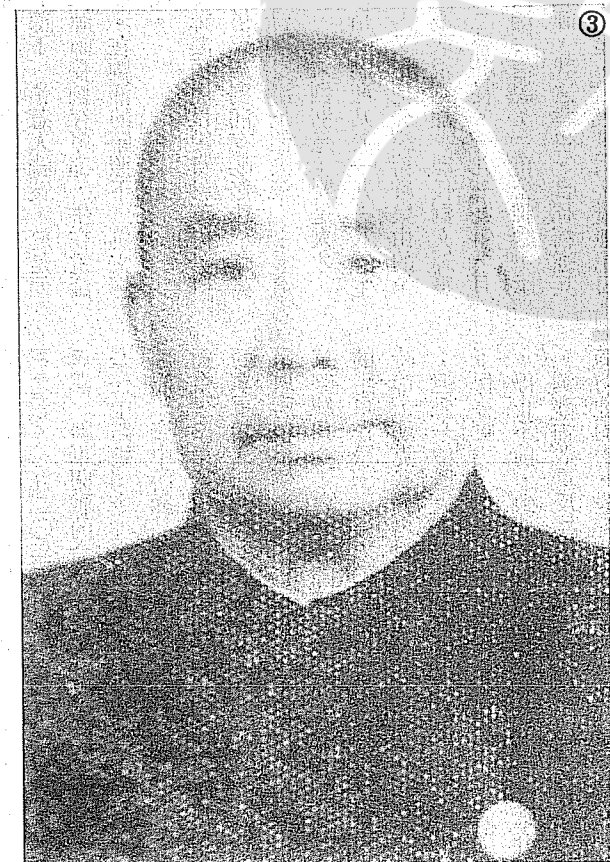
自從劉文輝駐防成都，在成都修建有三個公館：方正街劉公館為高氏太太居住；陝西街劉公館為李氏太太所住；玉紗街劉公館則為楊氏太太所住。劉文輝則來回於三個公館之間與太太們開心、取樂。一天，楊氏掏出一信遞給劉文輝看，原來這信是控告他五哥劉文彩的。劉文輝駐防成



①



②



③

① 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

② 劉文輝的侄兒劉湘。

③ 劉文輝陸軍中學同學鄧錫侯。

都後，把宜賓城防交給覃筱樓，把經濟大權交給五哥劉文彩以後，這兩人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在宜賓橫行霸道，招致民怨沸騰。

楊蘊光對劉文輝說：「據說，宜賓街上發現了打倒劉文彩的標語。有個消息，一天，五嫂在街上走，有個人多看了她幾眼，她認為別人對她有邪心，就報告了五哥；五哥一怒就派人去打那個人；你那覃筱樓司令的士兵佔吃霸餘，星期天經常在公共場所故意惹事生非，一個宜賓城可不像以前那麼平靜了」。

劉文輝聽了楊氏這些話後，心情沉重地嘆了口長氣，說道：「親兄弟嘛，叫我咋辦？」

陳洪範提拔劉文輝

一九一七年的夏天，劉文輝在保定軍校畢業。當時，劉存厚的川軍與羅佩君的滇軍在成都巷戰併連續擊敗滇、黔兩軍；段祺瑞於十一月任命劉存厚為崇威將軍，留四川會辦軍務。

這時，幾年的軍事生活已使劉文輝感到自豪，而且不久將走向社會。原來他的陸軍中學同學鄧錫侯已是旅長的軍階了，正是這位旅長先生，第一個為他洗塵。兩同學在交談中，鄧表示要劉文輝留在他自己的部隊工作；而劉文輝卻暗暗思忖：鄧錫侯僅比自己大幾歲，在鄧錫侯的手下當一個小軍官感到沒意思；因此，就沒有表態。後來由大哥劉文淵（升庭）陪着劉文輝到成都侄兒劉湘（旅長）的公館，兩叔侄見面，感到格外親切。劉湘見到比他小六歲的么叔，倍加稱贊，請他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雖然劉湘的年齡大、官

也大，但按族輩來說，仍得喊劉文輝為公爸；如果把公爸放在自己的部下，怕惹人譏笑。於是便把劉文輝介紹到第二師師長劉存厚部，併在電話裡要劉存厚多加關照。在劉湘的關照下，劉文輝在劉部當了上尉參謀。

劉存厚見到劉文輝濃眉虎目，身材英俊，口齒清楚，備加贊賞，併認為劉湘有眼無珠不識英才，這樣能幹的人不留在身邊是個失策……這些話曾傳到劉湘耳裏，後來劉湘想：既是人才，我不用，也不能讓你用。劉湘乃於一九一八年主動向劉文輝表示關心，又把他介紹給駐樂山的第八師師長陳洪範。陳為取悅劉湘，即任劉文輝為他所屬師第二十九團二營營長。一九一九年十月三日，陳洪範寫給劉湘一信說：「甫公雅鑒：承蒙推介令叔自乾來我師，我之幸也。自乾精通兵法，又嫻練術，一年以還，晝夜練兵，幾無虛日，且待人寬厚，深受眾愛，吾師各營，感受其風範影響；我師有今日者，端賴自乾之作爲，亦賴閣下之助也。」由於陳洪範十分賞識劉文輝，不久就任命劉文輝為十五旅第二十九團團長。

驅逐滇軍立下戰功

一九一九年冬天，四川都督熊克武發起驅逐滇軍的倡議，深得四川的人心。在驅逐滇軍時熊克武策劃組織聯軍，要求陳洪範派精銳部隊參戰。陳洪範想來想去，派一個旅感到太多，派一個團又未免太少，派誰去最好呢？後來，找到一個折衷辦法：以劉文輝二十九團為中心，附帶炮兵一連，騎兵一連，輜重兵一排，組成一個混合支

隊，任命劉文輝為支隊長，率領支隊參加驅逐滇軍之戰。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熊克武下達與滇、黔軍開戰的命令，他的軍事部署是：但懋辛任中路總司令，率一師一旅及三師五旅，對駐蘭陽、資中的顧品珍部進攻；以劉成勳為南路總司令，率第八師及劉文輝團，對駐自流井、富順的滇軍趙又新進攻；熊克武為拉攏劉湘，許以戰爭取勝後推劉湘為川軍總司令，現先任命劉湘為東路總司令，會同余際唐的江防軍，對重慶方面的黔軍作戰。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夏麥登場時節，熊克武發出討伐唐繼堯的戰鬪開始的命令；但懋辛中路失利；南路劉成勳攻佔自流井，爲了保存實力，他也不圍逼滇兵，而採取觀望態度，停止不前，致使敗軍又和瀘州的趙又新部匯合，劉部怕敗軍反撲而退至新津，劉文輝退駐陳洪範防地眉山。盡管這次同滇軍戰鬥打得不徹底，但劉文輝畢竟露了一手，士兵的訓練有素，他的指揮有方，都使劉成勳大爲賞識。立了戰功，就該論功行賞；就在這時，劉成勳心懷圖謀，有意拉攏劉文輝，事先併未取得陳洪範的同意就冒然委任劉文輝為少將軍銜的獨立旅旅長；劉文輝事先也不知道，竟不知所措。

消息傳到陳洪範耳裏，陳素以「嘉定王」自詡，罵劉成勳狗膽包天，竟越級直接任命劉文輝的官階，感到有失體面，就在電話上質問劉成勳道：「勳公您身為長官，卻越級行事，挖我的牆腳，這合乎情理嗎？」

才華出衆險遭暗殺

劉文輝被任命為旅長，但他卻感到苦惱，憂心忡忡，遲遲未去旅部就職；他決定從眉山移軍青神，表示他向樂山陳洪範靠攏，併由他帶一排人親赴樂山向陳師長講明情況。陳認為劉文輝是忠於他的，內心釋然；但陳洪範部有個叫謝勉的營長，由於他能說會道，也很受陳洪範的賞識。但謝心胸狹窄，不能容人，就向陳洪範挑撥劉文輝說：「定是劉文輝向劉成勳軍長有所暗示，不然怎麼委任他作旅長？雖未就職，仍不能原諒。」陳洪範笑着對謝勉說：「鳥已入我籠中，還怕牠飛去不成？且劉文輝舊學有根基，也懂得忠孝之道，過而能改，是無過矣。」而謝勉為達到自己的私慾和野心，密謀將劉文輝擊斃，以除去一個競爭對手；如果當夜不下手，明日就會放虎歸山。正當謝勉要下毒手之際，劉文輝得到好友胡執中通風報信，叫劉文輝立即逃離虎口；半夜時分，劉文輝率領他的護衛排，以戰備行軍方式，摸出樂山城向青神逃命。雖然跑到青神，但離樂山併不遠，隨時都可能遭到謝勉暗算；當時，劉文輝旅部有幾位才智出眾的謀士獻計說：「自乾公，宜賓地區據長江、岷江匯合處，乃水陸交通要道，幅員廣闊，物產豐饒，以其為基地定可大展宏圖。」劉深以為然。在離開青神之前，劉文輝向陳洪範寫有懇切書函，中有「樂城聆教，德配雲天，謝之密謀，對文輝雖屬不義；輝之遠避，非怕死也，實期保身以報公於未來也。近蒙遷昇，乃對文輝之厚愛；仰請赴宜整訓，又蒙俯准，恩重若山，敢不圖效？臨別依依。」陳洪範讀到此信時露出一臉無可奈何之苦笑，為了照顧劉

湘的情面，也只好放劉文輝到宜賓開闢新防地。

移師宜賓投靠劉湘

一九二〇年秋天，劉文輝在陳洪範同意之後，召集全旅排以上軍官講話：「吾人行將至宜賓駐防，初抵其地，首當予當地民衆以好感。百姓水也，吾人魚也；離水，魚必涸死。我們要發展必靠百姓，我軍官兵一定要嚴守紀律，秋毫不犯。今後要加強訓練，一俟國家有事，自當效命疆場……」劉的講話，使軍官們受到教育，深感振奮。移防中，一部份軍需武器要從樂山水路經犍為啟運；大部人馬是從眉山經井研、榮威、自貢直奔宜賓。滇軍聞劉文輝部隊將到，乃退出宜賓，撤往雲南地界。劉部到宜賓後，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入城儀式，士紳們動員民衆夾道歡迎；劉文輝部與民共筵，飲酒猜拳，好一派軍民同樂的景象，受到當地民衆的佳評。

劉文輝是劉湘的公叔，由於家族關係，劉湘當時晉升為川軍第二軍軍長後，既然公叔到了宜賓，那就要拉一把，讓劉文輝當上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劉文輝擺脫了陳洪範的約束。成爲一枝自立門戶的隊伍。一九二二年，劉文輝把他的五哥劉文彩召到宜賓，讓他當上宜賓船捐局局長兼四川煙酒公賣第二十分局局長，目的是要爲劉文輝大搞稅金、養活部隊。

以智取勝抬高身價

熊克武在驅逐滇、黔軍出川之後，想借聯省

自治關係以謀發展。一九二二年七月，劉湘就任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省長後，熊克武對劉猜疑日深，相互暗鬥亦趨激烈。劉湘就任新職，熊克武電邀他到省就職，目的要他離開重慶這個經濟中心。但劉湘深知熊的用心，就不離重慶，只在重慶就任新職；就引起熊的不滿。

熊克武是一個老謀深算的軍閥，是國民黨新派人物，受廣東方面依托；而劉湘則受北洋軍閥的養育。熊克武把各軍聯合起來倒劉湘，迫使劉湘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通電辭職。這場倒劉湘之戰也叫作一、二兩軍之戰，因爲站在熊克武這一邊的是川軍第一軍軍長但懋辛，站在劉湘一邊的是川軍第二軍軍長楊森。在兩軍交戰時，劉文輝爲報答侄兒劉湘知遇之情，將全旅由宜賓調重慶協防，實際是替劉湘守老巢，維持劉湘的後方治安。後劉湘敗北，而善於投機的劉文輝，從劉湘的兵敗中得到啟示，可借機撈到便宜；當鄧錫侯率兵進至重慶附近的老關口時，劉文輝擎着無形的降旗出迎，與鄧錫侯在老關口一座古廟內進行談判，達成協議。協議的內容有：「省軍對劉文輝旅在渝維持秩序頗表慰勞。劉文輝部開回宜賓仍駐原防。劉湘既已辭職，由公爸劉文輝護送回籍。」爲此，劉文輝未損一兵一卒，反而抬高了自己的身價，不能不說是「以智取勝」。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劉文輝和侄子二人帶着不多的隨從馬弁，黯然返回桑梓。

劉文輝擁劉湘出山

劉湘隱退並不意味着四川趨於統一；相反，

權利上的爭奪仍繼續進行。此時，劉湘一邊喘息，一邊勾結北軍；而得勝之軍又因「分贓不平」時起內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劉湘於一九二三年東山再起。為吸取失敗的教訓，聽取了許多知名人士的意見。劉湘認為，從前對川內朋友交識不多，樹敵屢屢，併表示向朋友們道歉。這樣一來，得到了許多人的同情，又經過喬毅夫的「穿針引線」活動，向大邑的老鄉劉成勳、陳洪範、劉文輝進行商談，都表示支持劉湘出山；喬毅夫又到瀘州找到賴心輝，賴表示相機配合。在喬毅夫的活動下，大家認為，在次年，可約請劉成勳、賴心輝、陳洪範、劉文輝等人，借為劉湘之父祝壽為名，在大邑會晤。一九二三年一月川戰再起；四月六日，楊森和北洋軍攻入重慶；鄧錫侯、陳國棟開始攻成都。此時，駐宜賓的第九混成旅旅長劉文輝來成都，與鄧錫侯、陳國棟取得一致行動，共同對付楊森。劉文輝首當其衝地攻擊楊森；楊部敗後，尾追至成都，受到鄧錫侯和陳國棟的歡迎；劉文輝又分別收復宜賓、瀘縣、眉山、樂山各縣；劉文輝又接受了劉成勳委任的第九師師長兼成都衛戍總司令之職，以阻擋鄧錫侯、陳國棟攻成都。劉文輝讓東路、沿東門外至龍泉驛一線布防，將鄧錫侯、陳國棟等師部隊隔在東門外以北地區，然後開放東門，讓熊克武、劉成勳、賴心輝等人部隊安全撤走，其條件是：將成都兵工廠、造幣廠及成都四門稅捐、稅收和成都關稅均交劉文輝統管。劉文輝不放一槍一炮，既升官又發財，何樂而不為？在劉文輝的戒嚴下，熊克武退至遂寧；賴心輝

退至隆昌；劉成勳退至新津。然後劉文輝才打開北門，讓鄧錫侯、陳國棟兩師進成都。

看風使舵投靠聯軍

北洋軍閥曹錕選總統，孫中山與師討伐。

一九二三年六月四日，孫中山以廣東政府大元帥的名義，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聯軍總司令，劉成勳為四川省長兼川軍總司令，賴心輝為四川討賊聯軍總指揮。但懋辛為四川討賊軍第一軍軍長。呂操奉孫中山之命返回四川，任四川討賊軍第一路總司令，討伐依附於曹錕、吳佩孚的舊川軍劉湘指揮的楊森第二軍的三個師；鄧錫侯、陳國棟、唐廷牧、田頌堯、劉斌等五個師；劉存厚兩個師，在四川各地進行大戰。而劉文輝早知這次戰爭將十分激烈，故決定把成都四門關得緊緊的，坐城觀虎鬪。當鄧錫侯和李家鈺無法抵當聯軍的攻擊時，想退守成都；當敗軍退至成都附近，李家鈺見成都四門緊閉，不能進城而急得要命，併命令傳令兵大叫「開城門！」城上守衛的士兵回答說：「奉九師劉師長（文輝）命令，為保護城內百姓生命財產的安全，一切部隊都不准進城。」李家鈺氣得大聲罵道：「這個劉老么（指劉文輝）真會看風使舵，一見我們戰敗他連城門都不開了！」後來鄧錫侯和李家鈺才明白劉文輝已經投靠熊克武的聯軍了，劉成勳只好把部隊拉到新都。劉文輝把成都兵工廠、造幣廠及稅捐交給了熊克武，然後帶兵返回宜賓。劉文輝從旅長升為師長，還帶走了造幣廠、兵工廠幾個月所造的銀幣、槍彈去擴充實力。

各個擊破爭取勝利

一九二五年十月，楊森發動「統一之戰」，

又遭到劉湘、劉文輝、袁祖銘組織的川黔聯軍的抵抗；楊森失敗，逃入湖北。劉文輝收編了楊的殘部及其他歸附者，實力大為增加，他的防區由宜賓擴展到樂山、仁壽、眉山一帶；就在這時，段祺瑞任命他為四川軍務督辦。

這年的農曆十二月，正是劉文輝的三十歲生日。一個年方「而立」的人就能身兼全省軍務督辦、九師師長併兼領三十一師；劉文輝心裏暗忖，這差不多已是一個軍長級的大官了，地位僅次於侄兒劉湘，唉，看來我劉文輝可能還要超過侄兒，統一四川的重擔，可能要落在我的身上。十二月十五生日那天，鑼鼓喧天，鞭炮震耳，戲園名角登臺演出，擠得人山人海，熱鬧非凡。這天中午，劉文輝坐在雕花太師椅上，接受下屬和來賓們的祝福；「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松鶴遐齡」之類的祝詞不絕於耳。劉文輝內心暗想，好一個不平凡的一九二五年啊！在中國大地上竟又發生了兩宗重大的、也是不幸的事件：一是孫中山先生於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舉世悲悼巨星的殞落；二是五月三十日發生了上海英租界英帝國主義巡捕槍殺遊行示威群眾的嚴重事件。

劉文輝思前想後，今後怎麼辦呢？看來只有「各個擊破」連我的侄兒（劉湘）也不放過。要爭取在今後一連串的戰爭中不斷取勝，才能實現我的夢想——「統一四川」，進而「問鼎中原」。